

論傳統教化與人生

朱秉義

前 言

孔子說：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」⁽¹⁾。這一句簡要的箴語，差不多把傳統教化與人生的關係，圓滿地指點出來。對於一個真正的中國讀書人來說，志道，據德，依仁，游藝，確是進德修業以達內聖外王的必經歷程，因為它功夫一線相連，而又層層開展；內外兼修而又本末齊備。我們果能存誠致一，遵照下學上達層次，口講心維，躬行力踐，復能不怕繁瑣，不憚卑微，從容潛玩，必會存久漸明，衆理昭彰，然後知大中至正的極則和天理人事的全體不外乎是。

古來聖哲極多認為，宇宙乃是一個純美的太和境界；並且主張，藝術的人生理當如是。易經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⁽²⁾，可為代表。從「天行健」的形容，我們可以想見宇宙的大美寓於萬象遷流、前逝後生；自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的妙悟，我們不難體認人生的意義在於自強不息、創造發明。

我國的先哲如伏羲、神農、黃帝等，於仰觀、俯察天地大美以後，摹仿它生生不息的精神，創造發明，精進不已；用能協和宇宙、萬物，功參造化，使天人合一，而達成共生、共存、共進化的境地。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的先後制訂禮樂，同樣是極高明、廣大的創造，其影響於後世是既深且巨。

禮，用來規範人外部的生活；樂，用來陶冶人內在的性靈。一個人能夠修養到情志兼修、術德俱備，品格自然趨於完美，才可以談己達達人。荀子說得好：「樂行而志清，禮修而行成；耳目聰明，血氣和平；移風易俗，天下皆寧」⁽³⁾。再如儒家的

(1) 論語，述而。

(2) 十三經注疏，周易，上經，乾卦象。

(3) 荀子，樂論篇。

詩教，賦詩言志，對物興懷，使人哀樂不失其正，實為藝術人生重要的一面。單就興觀羣怨來說，詩也就無愧於「天地之心」的讚語了，因為讀詩實足令人感奮興起。由於我們所處的世界，是一個以人為主體的世界，於是人事也就成為我們生活的重心。因此，人人應當從事道德修養，徹底了解做人的道理，以善盡人的本分。我們知道，德行的表現，不管是秉持汎愛的仁，或是注重分別的義，或是出於自效的忠，或是見諸踐言的信，要其所追求的目標，總不外人類的公善。善良的人性，雖其本原是天賦的；而其累積，則屬人為。先天的善性，並不因人的私心而汨沒；後天的善行，却有待我們去修為。因此，盡己性，盡人性，盡物性，贊天地之化育以與天地參，也就是我們做人的極則。「美必能拯救這世界」，為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名言。雖然它含意曖昧，終究是耐人尋味的話。當然，古今中外第一個提出「美」字的人，無疑就是孔子，觀易經「美在其中」⁽⁴⁾可知。美的欣賞，使人身心沉醉，意境高遠，有助小我大我的貫通而提昇生命的意義，足見美育的重要。孔子就是要我們在「游於藝」中領悟宇宙人生的大美，進而行仁、修德、體道，來塑造自己成為一個頂天立地的完人。

一、創造發明與人生

先總統 蔣公說：「人生應以勞動為本分，以創造為本務」⁽⁵⁾。確是浸透中國歷史文化的傳語。勞動的目的在盡己之責，創造則所以服務人羣。此與周禮考工記的說法是相通的。它說：「知者創物，巧者述之。百工之事，皆聖人之作也」⁽⁶⁾。而所謂「知創」、「巧述」，也不外勞心、勞力的勞動，是拋開不了體用合一的。至「百工之事，皆聖人之作」，實即易經「備物致用，立成器以為天下利，莫大乎聖人」⁽⁷⁾的意思。所說聖人，無疑指的是中國古代創業垂統的君主。由於他們致力於創造發明，功在國家，因而受到人民的尊崇而成為統治國家的領袖。

(4) 十三經注疏，周易，上經，坤卦文言。

(5) 蔣中正，國父遺教。

(6) 十三經注疏，周禮，考工記。

(7) 十三經注疏，周易，繫辭上。

譬如伏羲，他在民生方面的大貢獻，乃是「取犧牲以充包厨」⁽⁸⁾。意思是說，馴伏野獸，養爲家禽家畜，供人民作犧牲之用。伏羲使漁獵時代躍進到畜牧時代，確實是了不起的創造發明。他又教民炮食，炮生爲熟，使人民不致因生食而患腹疾，大大地改善了人民的健康，促進人口的繁滋。更重要的貢獻是，他於仰觀俯察之餘，畫下了震古鑠今的八卦。八卦不僅是我國文字萌芽的一種符號，也代表貫通天人的一種偉大思想。這一易經的句型，其後經過文王、周公、孔子的發揚光大，於是包藏萬有，廣大悉備，而成爲中國讀書人內聖外王的學術淵源。伏羲爲人純厚真誠，爲中國人樹立了作人的典型。因此，每到衰世人心不古的時候，一些有心的詩人，便要懷念他了。下引陶淵明的一聯詩，可爲明證：「羲農去我久，舉世少復真」⁽⁹⁾。

我國第二位創業垂統的帝王爲神農。他的創造發明是教民種植、交易、以及發現治病藥物。易經繫辭說：「包犧既沒，神農氏作。斲木爲耜，揉木爲耒；耒耨之利，以教天下」⁽¹⁰⁾。又說：「（神農氏）日中爲市，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貨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」⁽¹¹⁾。耒和耜爲農耕不可或缺的工具。翻土培壅，厥功甚偉。交易有無則財貨流通，人民各得所需。如此則農、商業發達，勢必促進經濟的繁榮。藥物治病，消極方面減低死亡率，積極方面則積健爲雄，有助國力的增強。

黃帝時代，無疑爲我國「以工建國」的開始。其重大創造發明爲釜甑陶器，養蠶繅絲，伐木構材，水陸舟車，象形文字，竹管簫笛，以及攻防用弓矢。整個範圍可以說包括了食衣住行育樂和國防。他的「以仁易暴」、「以信與仁，爲天下先」⁽¹²⁾的仁愛胸懷，實爲國父孫中山先生「歷史以民生爲中心，民生以仁愛爲基礎」⁽¹³⁾的革命哲學所本。

帝堯胸懷開擴，器度宏濶，充分發揮天下爲公的精神，因而奠定中華民族大中至

(8) 十三經注疏，周易，孔穎達繫辭說。

(9) 陶潛，陶淵明集，飲酒詩。

(10) 十三經注疏，周易，繫辭下。

(11) 十三經注疏，周易，繫辭下。

(12) 馬竊，釋史，卷五，黃帝紀。

(13) 孫文，三民主義，民生主義。

正的道統。他「平章百姓」、「協和萬邦」，先親後疏，自近及遠，使當時的社會，成爲一個安和樂利的時代。難怪孔子要讚美他說：「大哉，堯之爲君也。巍巍乎！惟天爲大，惟堯則之。蕩蕩乎！民無能名焉。巍巍乎！其有成功也。煥乎！其有文章」⁽¹⁴⁾！太史公也稱頌他說：「其仁如天，其知如神；就之如日，望之如雲」⁽¹⁵⁾。堯的觀象授時，頒布曆法，頗爲後世稱道。而把帝位讓與舜，尤其充分發揮禮讓美德，其影響於後世國民性，是至深且巨的。

虞舜身體力行，曲盡孝弟之道，對於世道人心，有著極大的裨益。我國倫理的根本觀念，是仁孝並舉，仁孝合一，並且孝道還是根本中的根本呢！有子不是說過：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者也，其爲仁之本歟」⁽¹⁶⁾！孟子也說：「堯、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」⁽¹⁷⁾！可見孝是道德的根本。人不可能不孝順自己的父母而會愛他人的。這種以孝爲本的內發自然的文化，就是我中華民族仍能屹立於世，而且必會綿延於萬世的憑藉。這個時期，由於文化蘊積愈趨豐富，因而有了禮樂的萌芽。所以太史公說：「堯、舜之盛，尚書載之，禮樂作焉」⁽¹⁸⁾！

大禹治水的成功，使他榮登中國水利工程開山祖師的寶座，也贏得老百姓「神禹」的尊崇。要不是虧了他，人民都要葬身魚腹了。所以太史公說：「古人有言，微禹之功，吾其魚乎」⁽¹⁹⁾！孔子也曾讚美大禹說：「禹，吾無間然矣！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」⁽²⁰⁾。因此，如果我們說大禹的創造發明爲建立溝洫制度，相信沒有人會加反對的。其他新政，影響於後世的，也是極爲深遠。其一是曆法。就是夏曆；也叫陰曆或農曆。孔子也是主張「行夏之時」⁽²¹⁾的。其次是財賦及田賦制度。本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原則，凡百措施，無不爲人民謀福利。其三爲法制。皋陶明法造律，以刑輔政

(14) 論語，泰伯。

(15) 司馬遷，史記，五帝本紀。

(16) 論語，學而。

(17) 孟子，告子下。

(18) 司馬遷，前書，太史公自序。

(19) 司馬遷，前書，溝洫志。

(20) 論語，泰伯。

(21) 論語，衛靈公。

，奠定我國法制始基。其四爲學制。透過禮樂的薰陶，注重民族道德—忠孝的培養。「夏道尚忠」，就是指忠於民族，忠於國家，忠於人民。

我國有創造發明的先聖往哲很多，無法一一例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們都有共通之處：服務犧牲。他們一切創造發明的動機，是因愛世人而生的，而不是單爲愛事業本身而生，所以才有真正的價值。

二、詩歌與人生

孔子說：「小子何莫學夫詩」⁽²²⁾。又說：「不學詩，無以言」⁽²³⁾。詩的不可不學有如此者。就個人體驗所及，詩歌與人生的關係是極其密切的。因爲它有著啓發、觀察、溝通以及宣暢人情的功用，使各種人倫關係，極易達到和諧圓融的境地。所以人情鍊達的孔夫子要說：「詩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怨，可以羣。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」⁽²⁴⁾。舉例來說，當我們一讀詩經蓼莪詩：「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蒿。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。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蔚，哀哀父母，生我勞瘁」⁽²⁵⁾，未有不興感念父母鞠育深恩而益增我們的孝心。再於讀到常棣詩：「常棣之華，鄂不韡韡。凡今之人，莫如兄弟」⁽²⁶⁾，也未有不興手足之情的。

詩歌在古代，還有實用的價值。例如在春秋時代，士大夫從事政治活動，經常要誦詩明志；交際上的詞令，也常引述詩句以示博學。從事外交工作，尤其要懂詩。能夠融會貫通，才能應對得體，不辱使命。不然，只是一個兩腳書櫥罷了。那是孔子所輕視的。所以他警惕他的學生說：「誦詩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；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，雖多亦奚以爲」⁽²⁷⁾！尤其是詩經的二南，不熟讀成誦，是不配當一個讀書人的。從孔子對其子伯魚的訓誡可知。他說：「汝爲周南、召南矣乎？人而不爲周南、召

(22) 論語，陽貨。

(23) 論語，陽貨。

(24) 論語，陽貨。

(25) 詩經，小雅，蓼莪。

(26) 詩經，小雅，常棣。

(27) 論語，子路。

南，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」⁽²⁸⁾！正牆面而立，用現代語來說，就是一無所見，此路不通。熊十力先生認為「後人欲究夫子作人精神與其思想淵源，必不可不求之二南」⁽²⁹⁾。是很有見解的。他並且對於夫子以「思無邪」一語來形容詩經三百篇深致讚美。他說：「聖人此語，通論全經，即徹會文學之全面。文學元是表現人生，光明黑暗，雖復重重，然會通之，則其啓人哀黑闡向光明之幽思，自有不知所以然者，故曰：『思無邪也』。非於人生領悟極深，何堪語此」⁽³⁰⁾！確屬知言。

是的，人生難免要步入所謂哀樂中年的階段。多讀詩有益於性情的調節，可以使哀樂不失其平。處憂患時憂思過度，必然有害身心；憤極無聊，很容易會走極端。這是一般人處憂患時的變態心理。學詩以後，事理通達，心平氣和，雖然處在憂患至極、百無聊奈的境域，於吟詠唱嘆之間，不平之氣，自然消融淨盡。因為一己的憂患，已經發抒於詩裏行間了。這就是一般所說的哀而不傷。相反地，處歡樂時窮歡極樂，志氣必衰，終必走入荒淫無恥的歧途。而荒淫無恥的人，未有不失敗的。這是一般人處安樂的常態。學詩以後，雖然處在最安樂的環境，也必知道所以自制，因為詩中多的是風雅事物，足以提升人的情感。人之所以流蕩忘返，放辟邪侈，無非是受到聲色貨利這些俗樂所牽制。多接近風雅事物，也就不會再留戀它了。這就是一般所說的樂而有節。

尚書舜典說：「詩言志」⁽³¹⁾。禮記樂記也說：「詩言其志也」⁽³²⁾。孔子曾經用兩句話加以闡發：「言以足志，文以足言」⁽³³⁾、「言之無文，行而不遠」⁽³⁴⁾。詩的成為抒情言志的藝術語言，也就為後世所公認了。前面我們所說的「興、觀、羣、怨、事父、事君」，不僅包括了內以涵養性情，而又外以擴及於社會倫理了。由此可

(28) 論語，陽貨。

(29) 熊十力，讀經示要，卷三，頁二二五。

(30) 全前註。

(31) 十三經注疏，尚書，舜典。

(32) 十三經注疏，禮記，樂記。

(33) 十三經注疏，左傳，卷卅六。

(34) 十三經注疏，左傳，卷卅六。

見詩與禮有著密切的關係，因為涵養性情與社會倫理都是屬於禮教中事。再從「詩言其志也；歌詠其聲也；舞動其容也。三者本於心，然後樂器從之」⁽³⁵⁾ 看來，足見詩、樂、舞也是一體的。證諸孔子「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雅、頌各得其所」⁽³⁶⁾ 的話，益無可疑。可惜後來詩樂分途，損傷了詩的完整美。儘管如此，後代詩歌的創作，仍然不敢忽略其誦讀時的音樂性。這是可喜的現象，否則我們就沒法於吟詠時獲得一唱再三嘆的樂趣了。

詩歌發展到唐代，真如繁花盛開，百美齊備，可以說是完全成熟了。就情采來說，有寫幽情的，如：

獨坐幽篁裏，彈琴復長嘯。

深林人不知，明月來相照。

——王維竹裏館——

衆鳥高飛盡，孤雲獨去閒。

相對兩不厭，只有敬亭山。

——李白獨坐敬亭山——

有寫綺情的，如：

落魄江湖載酒行，楚腰纖細掌中輕。

十年一覺揚州夢，贏得青樓薄倖名。

——杜牧遣懷——

雲母屏風燭影深，長河漸落曉星沉。

嫦娥應悔偷靈藥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

——李商隱嫦娥——

有寫豪情的，如：

絕域陽關道，胡沙與塞塵。

三春時有雁，萬里少行人。

苜蓿隨天馬，蒲桃逐漢臣。

(35) 十三經注疏，禮記，樂記。

(36) 論語，子罕。

當令外國懼，不敢覓和親。

——王維送劉司直赴安西——

劍外忽傳收薊北，初聞涕淚滿衣裳。

却看妻子愁何在，漫卷詩書喜欲狂。

白日放歌須縱酒，青春作伴好還鄉。

即從巴峽穿巫峽，便下襄陽向洛陽。

——杜甫聞官軍收河北河南——

就題材來說，有寫江山雄美的，如：

千山鳥飛絕，萬徑人踪滅。

孤舟蓑笠翁，獨釣寒江雪。

——柳宗元江雪——

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。

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。

——王之渙登鶴鵲樓——

有寫山水秀麗的，如：

朝辭白帝彩雲間，千里江陵一日還。

兩岸猿聲啼不住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。

——李白早發白帝城——

千里鶯啼綠映紅，水村山谷酒旗風。

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樓臺煙雨中。

——杜牧江南春絕句——

有寫邊塞悲壯的，如：

誓掃匈奴不顧身，五千貂錦喪胡塵。

可憐無定河邊骨，猶是深閨夢裏人。

——陳陶隴西行——

大漠風塵日色昏，紅旗半掩出關門。

前軍夜戰洮河北，已報生擒吐谷渾。

——王昌齡從軍行——

有寫田園淡泊的，如：

寒山轉蒼翠，秋水日潺湲。
倚杖柴門外，臨風聽暮蟬。
渡頭餘落日，墟里上孤煙。
復值接輿醉，狂歌五柳前。

——王維輞川閒居贈裴迪——

挂席幾千里，名山都未逢。
泊舟潯陽郭，始見香爐峯。
嘗讀遠公傳，永懷塵外踪。
東林精舍近，日暮坐聞鐘。

——孟浩然晚泊潯陽望廬山——

真是繁絃雜管，可誦可觀。讀詩的人，如能在熟讀之後，再加諷詠，必然更能體會詩味的無窮。宋人何子恭頗善讀詩，茲引其說，以作讀詩參考：「讀詩別是一法。須掃蕩胸次淨盡，然後吟哦上下，諷詠從容，使人感發，方為有功」⁽³⁷⁾。

三、禮樂與人生

我國自古以來，就稱禮樂之邦。因此，懂得制禮作樂的精義，才算懂得中國文化；接受禮樂的薰陶，才算享有真正的人生。禮樂就其影響一個人內外修持來說，實際就是生活的藝術。而有禮有樂的生活，當然就是藝術的生活了。我國先哲制禮作樂的目的，在於發揚人性，減少獸性，使人人都能朝著至善之途邁進。幾經艱難困苦，一個以中道為國魂的中華民族，就在他們刻意培養中正和平的國民習性中建立起來。中道好比哲學，禮樂好比藝術。哲學一般是用概念來表現，而藝術則用意象來表現。可是，要想適切表現哲理，自以轉化概念為意象為宜。也就是說，哲學家要想有深遠的影響，勢須透過藝術。因此，中道必須透過禮樂，方易深入人心，普及大眾。

(37) 黃宗義，宋元學案，卷廿一，北山四先生學案。

禮是不虛設的，它得等到有德的人出現才能順利施行。這點中庸說得很清楚：「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，待其人而後行」⁽³⁸⁾。周室衰微，周公的志業後繼無人，舊典和遺籍散失淨盡。孔子生當春秋時代，可以說是處在禮樂崩壞的一個社會逆流。可是他不甘卑下，乃奮然而起，想繼續施行周公之禮，以期能挽狂瀾於既倒。從「郁郁乎文哉，吾從周」⁽³⁹⁾，不難看出孔子之志。儘管他有德無位，能修道垂教，也就等於施行周公之道了。

禮的涵義非常廣遠，功用則極為巨大。小的如個人的生活規範，大而至於社會制度、政治制度，無不屬於它的範圍。個人生活規範，表現於容體、顏色、辭令之間，實踐於灑掃、應對、進退之事。所以孔子要說：「不學禮，無以立」⁽⁴⁰⁾。孔子的話，的確是語重心長。因為修身為治平的根本，而禮又是修身的根本。清朝學者屠安道說得好：「君子異於小人，中國異於夷狄，人異於禽獸，有禮無禮而已」⁽⁴¹⁾。先總統 蔣公也說：「禮就是一個人以至一個國家的文野之標準」⁽⁴²⁾。說禮教食人，是不懂禮的。

禮記仲尼燕居篇解釋禮為理，樂記篇更進一步認為禮為不可易的道理。這是很有見地的。不過，道理是空的，而禮則是實的。也就是說，道理是抽象的，而禮則是具體的。凡是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就構成了禮。禮記又說：「禮者，履此也」⁽⁴³⁾。這是說，禮是可以踐履的行為或規則。反過來說，可以踐履的規則和行為，自必合乎禮。我們所踐履的禮，個人方面為禮儀。古代的跪拜，現在的鞠躬，都是禮儀。也就是說，舉一禮必有一儀。儀雖有古今之別，古今有禮則無不同。儀雖有中外之分，中外有禮則同。禮在社會則為禮俗。古代冠禮代表一個人的成長，婚禮代表一個人的成家，喪禮代表一個人的大歸。可見一個人的一生，是離不開禮的：始於禮，也終於禮

(38) 中庸，第二十七章。

(39) 論語，八佾。

(40) 論語，季氏。

(41) 徐世昌，清儒學案，卷廿三，楊園學案。

(42) 蔣中正，軍事教育之要旨。

(43) 十三經注疏，禮記，祭義。

。在國家則為禮制。例如古代施行「井田」制度，現在施行「耕者有其田」制度。方法雖有差異，均富的用意則無不同。

禮與樂是分不開的。二者可以說是中國文化教育的兩大支柱。禮的精神為秩序，樂的精神則是和諧。生活和諧而有秩序，豈非情理調和的藝術生活？史記樂書說得好：「樂也者，人情之所不免也；禮也者，理之不可易者也。」樂是從內心發出來的，禮則是由外物所促成。前者可用來修養心靈，後者則可以用來整飭外表。樂的作用在求同，禮的作用在求異；同必相親，異則相敬。樂至就不生怨懟，禮至則無所爭執。所以說：「禮樂皆得，是謂有德」⁽⁴⁴⁾。禮近於義，樂近於仁。一個人能修養到義以處事，仁以待人，就是懂得禮樂的精義。

孔子是個融貫藝術與人生於一爐的大哲。他天生具有均衡感，能適切調和情理，因而凝結成他那「溫而厲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」⁽⁴⁵⁾十分諧和的人格。他極為愛好音樂，在齊聞韶，竟至沉醉到三月不知肉味。並且讚嘆說：「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」⁽⁴⁶⁾。孔子在音樂上的修養，是多方面的。他不但精於樂理，又能將理論與技巧配合，據樂理而作樂章。他能鼓瑟，又能擊磬。論語對於這方面有著很生動的描述。它說：「孺悲欲見孔子，孔子辭以疾。將命者出戶，取瑟而歌，使之聞之」⁽⁴⁷⁾。又說：「子擊磬於衛，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，曰：『有心哉，擊磬乎』」⁽⁴⁸⁾！孔子尤其重視樂教。他說：「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」⁽⁴⁹⁾。學詩學禮而後，必以樂成之，才算盡善盡美。春官大司樂所以要「以樂德教國子」而冀其「中和祇庸孝友」的道理在此。

詩與樂的不分家，在前面我們已經引論語子罕篇證之。為了使觀念更明晰起見，於此不妨再加補充。詩可以說是樂的語言辭藻，樂則是詩的節奏聲音。二者密切的關

(44) 十三經注疏，禮記，樂記。

(45) 論語，述而。

(46) 論語，述而。

(47) 論語，陽貨。

(48) 論語，憲問。

(49) 論語，泰伯。

係，當以尚書舜典所描寫為最。它說：「詩言志，歌永言，聲依永，律和聲」⁽⁵⁰⁾。從「聲依永」、「律和聲」，不難看出樂為詩作的痕迹。當然，詩三百篇不一定都讓孔子被之管絃，一如太史公所說：「詩三百五篇，孔子皆絃歌之，以求合韶、武、雅、頌之音，禮樂自此可得而述」⁽⁵¹⁾。不過，說古代詩歌的入樂，當不致引起爭論。總之，從舜典我們明白樂為詩作，詩則以人內心情志為體。有情志乃有詩，有詩乃有歌。又詩與樂必合於禮而行，才可會通人情，而達中正和平的境界。這話聽起來似乎很玄妙，其實從孔子評詩經「思無邪」一語來體察，就不難明白其底蘊。「思無邪」，就是情感真摯純正。非良知清明由禮依仁的人，何克臻此？

談禮樂亟應注意的是，儀文節目等行為規範，只是禮的形式而已。鐘鼓簫笛和聲音節奏，只是樂的形式而已。如果我們但求儀文節目的完備、行為規範的合式、鐘鼓簫笛的鏗鏘悅耳、以及聲音節奏的低昂章明，則不過是捨本逐末而已。孔子早就告誡他的學生說：「禮云禮云，玉帛云乎哉！樂云樂云，鐘鼓云乎哉」⁽⁵²⁾。

因此，我們於接受禮樂教育後，必須力踐非禮勿視聽言動的仁—禮樂的根本，而後才算善學。仁就是人道，也就是作人的道理。作人的道理，是以愛人為得性情之正的。所以孔子說：「人而不仁，如禮何！人而不仁，如樂何」⁽⁵³⁾！這就是大本立達道行的道理。王陽明先生有聯詩說得好：「須從根本求生死，勿向支流辨濁清」⁽⁵⁴⁾。堯、舜以「德行」治理天下，佛陀以「慈悲」普渡衆生；他們可以說全都把「仁」道發揮到極致，因為「德行」與「慈悲」，就是仁的最高表現。

四、道德修養與人生

孔子自始就諄諄教訓他的門人，要切實地去作人。凡是能把一個人所應做的事都做齊全的人，孔子稱之為成人。成人進一步就是君子，最高的理想則是聖人。荀子深

(50) 十三經注疏，尚書，舜典。

(51) 司馬遷，前書，孔子世家。

(52) 論語，陽貨。

(53) 論語，八佾。

(54) 王守仁，陽明全書，卷之二十，外集，次謙之韻。

切體會孔子這個意思，所以用「始乎爲士，終乎爲聖人」⁽⁵⁵⁾的話去勉勵他的學生。士就是君子；也就是受過相當教育、道德完善的人。聖人不是人人容易做到，學聖人的君子則人人可以做到。因此，孔子要求人人作君子。

孔門四科中，以德行列爲優先。而十位賢哲，又以顏子居首。是以後世遂以顏子爲四科十哲的代表。他那和風慶雲般的德行，我們不難從孔子、曾子、子思和孟子的讚語中窺見一斑。孔子說：「顏氏之子，其殆庶幾乎」⁽⁵⁶⁾！顯然孔子是讚許顏子的修養接近「道」了。我們所持的理由是孔子曾經說過「仁者無終食之間違仁」⁽⁵⁷⁾。並且嘉許顏子「其心三月不違仁」⁽⁵⁸⁾。三個月長時間都能夠不違仁道，那末片刻之間不違仁就可想而知了。

易經載有「勞而不伐」⁽⁵⁹⁾的句子。尚書也記述舜告禹說：「汝惟不矜，天下莫與汝爭能；汝惟不伐，天下莫與汝爭功」⁽⁶⁰⁾。顏子深切體會其中道理，所以在述志時說：「願無伐善，無施勞」⁽⁶¹⁾。意思是說，他希望能做到不誇耀自己的才能和誇大自己的功勞。這一點古今一般讀書人都很難做到，因此曾子推崇他「有若無，實若虛，犯而不校，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」⁽⁶²⁾。其次，顏子又具備有不善未嘗不知，知之又不再反覆蹈襲錯誤的長處。也就是說他有不遷怒、不貳過的美德。子思在中庸的話可爲明證。他說：「回之爲人也，擇乎中庸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，而弗失之矣」⁽⁶³⁾。更難得的是，顏子和孔子一樣，對自己的出處安排，有非一般賢人可及。一般所謂「君子」的人，對於一己的出處安排，不外如「天下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」、「

(55) 荀子，勸學篇。

(56) 十三經注疏，周易，繫辭下。

(57) 論語，里仁。

(58) 論語，雍也。

(59) 十三經注疏，周易，繫辭上。

(60) 十三經注疏，尚書，大禹謨。

(61) 論語，公冶長。

(62) 論語，泰伯。

(63) 論語，泰伯。

可以仕則仕，可以止則止」⁽⁶⁴⁾。但是顏子却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做到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」⁽⁶⁵⁾的地步。難怪贏得孔子「惟吾與爾有是夫」⁽⁶⁶⁾的讚語。我們知道，用行捨藏是一種極崇高的行爲，只有深達「時中」道理的聖人才會有此修養。因爲這時不但不消極地去計較有道、無道，反而進一步積極地去奮鬥犧牲。也就是說，不計一己的禍福，懷著「知其不可而爲之」的精神，準備爲國爲民而獻身，庶幾變無道爲有道。因此孟子推崇他說：「禹、稷、顏回同道」⁽⁶⁷⁾、「禹、稷、顏子易地則皆然」⁽⁶⁸⁾。

顏子的境界，對於一般讀書人來說，仍嫌太高，不過，我們若能從好學、力行以及知恥上面來下功夫的話，也就差不多具備修身的基本條件了。因爲好學近智，力行近仁，知恥近勇。能朝智、仁、勇三達德去修養，就是一位了不起的君子。好學也就是「敏於事、慎於言，就有道而正」的意思。做學問要有恆，一步放鬆不得，並且不可急功近利。應該循序漸進，溫故知新，日積月累。由「知之」、「好之」、進而達到「樂之」的境界，自然就有左右逢源、無入而不自得的樂趣。可是，學所以致用；不能致用的學問，價值是不會太大的。能夠將已知的知識或道理應用於爲人羣謀福利，就是致用。也可以說是仁之見於實行。因爲爲學的目的在行道、在愛人；亦即在充實愛人、行道的能力；而不是用來裝飾自己。孟子說：「人皆有所不忍，達之於其所忍，仁也。人皆有所不爲，達之於其所爲，義也。人能充無害人之心，而仁不可勝用也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，而義不可勝用也」⁽⁶⁹⁾。這裏孟子清楚地指出，義就是仁的實踐。因此，我們可以說，知義即知所以力行。義也就是適宜的意思。我們的一言一行，應該仔細審視是否適合時空的需要，或是有無違反事理的當然。合適就去做，不合適就不去做。至於關係一己大節的問題，尤其要慎重思考和處理。義所當爲，雖粉

(64) 論語，泰伯。

(65) 論語，述而。

(66) 論語，述而。

(67) 孟子，離婁下。

(68) 孟子，離婁下。

(69) 孟子，盡心下。

身碎骨，亦所不辭；義不當爲，即威迫利誘，也不屑一顧。知恥可以說是人類進化的一個重要因素。能知恥，自必會發揚蹈厲，才能有所成就、有所貢獻。衡量一個社會有否文化道德，從老百姓是否知恥便可一目了然。知恥的人，仰不愧於天，俯不忤於人，自然勇氣百倍，一往無前。譬如說，我們今日爲祖國治亂安危計，決心篤信好學，守死善道，這就是知恥。先總統 蔣公最重視知恥，並且認爲「變化氣質入手要道在知恥」⁽⁷⁰⁾；而知恥的工夫應該放在「嚴格的懺悔和反省」⁽⁷¹⁾上面。他一再剴切剖析說：「古人所謂『明恥教戰』，明恥是在教戰之前。我們要使一般國民都能覺悟起來，共同來禦侮救國。第一要緊的事情，就是要使一般國民能夠明恥，能夠毋忘國恥」⁽⁷²⁾。有類暮鼓晨鐘，足以振聾發聵。是的，人之所以可貴，人之所以有不朽的價值，乃是因爲他有道德，缺少了道德，又何貴乎爲人呢？所以說有道德始成國家，有道德始成世界。因此，有意義的人生，應該是活一世奮鬥一世的人生；也就是服務、犧牲的人生。

五、美的欣賞與人生

從古今中外典籍看來，第一位提出「美」字的人無疑就是孔子。易經「以美利利天下」⁽⁷³⁾、「美在其中」可爲明證。再從「繪事後素」⁽⁷⁴⁾這句話，顯然可見孔子把美字應用到藝術上來了。又就前面所提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來說，他似乎也爲我們確定了美感經驗。於聽完曾點「暮春之日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」⁽⁷⁵⁾的述志，孔子不禁讚嘆說：「吾與點也」⁽⁷⁶⁾。又爲我們展示把快感與美感連結在一起的樂趣。

朱子（熹）對於最後一點，有著很高明的闡發。他說：「曾點氣象從容，辭意灑

(70) 蔣中正，改造教育與變化氣質。

(71) 蔣中正，革命、實踐、研究三個名詞的意義和我們革命失敗的原因。

(72) 蔣中正，禮義廉恥的精義。

(73) 十三經注疏，周易，上經，乾卦文言。

(74) 論語，八佾。

(75) 論語，先進。

(76) 論語，先進。

落，其胸次悠然，直與萬物上下同流。暮春之日，生物暢茂時也。春服既成，人體和適之候也。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長幼有序而和也。沂水、舞雩，魯國之勝處也。既浴而風，又詠而歸，樂而得其所也」⁽⁷⁷⁾。並且意猶未盡，重以曾點爲題，寫了如下一首詩。它說：

春服初成麗景遲，步隨流水玩晴漪。

微吟緩節歸來晚，一任輕風拂面吹。⁽⁷⁸⁾

錢賓四（穆）先生認爲論語與點一節乃是尋道進學的要途⁽⁷⁹⁾，允稱見道的話。人生最好的精神修養，無疑應自大自然陶冶中完成。因爲山水景物的自然美，可以使人得到最大的快感，進而把內在的一切污穢滌除淨盡。這就是孔子「知者樂水，仁者樂山。知者動，仁者靜；知者樂，仁者壽」⁽⁸⁰⁾的道理。明代學者祝世祿深深體會個中道理，於是告誡他的學生說：「雲白山青，川行石立，花迎鳥笑，谷答樵謳，萬境自閒，人心自鬧」⁽⁸¹⁾。清代學者汪紱也主張與大自然美景同化來提昇我們的境界。他說：「或遊覽山川，怡情花鳥，視其天趣，悠然有會；皆可以動盪心胸，除其塵穢」⁽⁸²⁾。這些有得於中的話，值得深味。

其次，藝術欣賞也是極爲重要的。一般所說的全藝術，不外詩歌、音樂、雕刻、繪畫和建築。音樂與詩歌和人生的關係，前面我們已經談過，毋須辭費。關於雕刻、繪畫和建築的美，也是令人心神怡悅的。它們或是結構完整，或是線條勻稱，或是外觀玲瓏，或是意境高遠，在在都足以使人啓發靈智。難怪先總統 蔣公要讚美藝術爲「人生最高尚的娛樂」⁽⁸³⁾。並且主張把美術當作學校教育和社會科目來講求，以便普及於一般國民大眾，絕不能以個人的修養爲止境⁽⁸⁴⁾。可說語重心長，我們千萬不

(77) 朱熹，四書集註。

(78) 朱熹，朱子大全，卷第二詩，曾點。

(79) 錢穆，朱子新學案，頁四三二。

(80) 論語，雍也。

(81) 黃宗羲，明儒學案，卷三十五，祝子小言。

(82) 徐世昌，前書，卷六十三，雙池學案。

(83) 蔣中正，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，第三節，心理的康樂。(一)文藝與武藝。

(84) 蔣中正，前書，同節，(三)美術一書畫雕刻。

可輕忽它。

從經驗中，我們知道欣賞一件藝術品，覺知比較容易，想曲盡其妙加以描述則至為困難。甚至連作者也不易用言辭或文字加以適當刻畫和說明。不過，話雖如此，如果能夠透過學驗俱豐的藝評家的指引，一般大眾對於藝術品的優點，必定更容易去感知。循此途徑，多所體會，假以時日，必能浸透藝術的本質。如此，則對藝術的欣賞，必能從現實層面進入理想層面了。前者的境界就如郭熙在林泉高致所說：「見青煙白道而思行，見平川落照而思望，見幽人山客而思居，見巖局泉石而思游，看此畫令人生此心」。後者的境界，則可用「作者得之於心，覽者會以意」的感受來說明。

此外，值得一提的藝術欣賞對象為中國書法。由於它也具備構成藝術的很多特質，因此，除了實用外，藝術性很高。或者說得適當一點，書法就是一種抽象的藝術。它憑藉平凡的線條，摹擬形象，抒寫性靈，引發美感。而其風格，總不外勻稱與奇變：或清圓妙麗，或豐腴悅懌，或奇特超脫，或姿格高妙，無不足以啓人靈明、擴人德性的。古人所謂「初假達情，浸乎競美」，拿來形容書法的演進，可說是極為恰當。因為它從最初的實用，到後來的美術。完全是一種自然的變化。我國歷代精擅書法的人，大都學養深厚，涉獵廣泛，因此懂得「執中用兩」的道理，運用慧心與妙筆，或表現勻稱之美，或抒寫奇變之妙，而為我國開闢另一個獨特的藝術園地。我國自古流傳下來的碑帖或前人的墨跡，多數是賢哲豪傑所書，而他們優良的品格，也每每可於作品中窺見。如能日常加以臨摹的話，久之自必興見賢思齊的念頭。譬如說，顏魯公的字是以厚重見稱，朱夫子所寫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」八個字的楹聯，也以端莊為世所重。這是由於他們平時修養有素，美德的芬芳自然溢於字裏行間。我們臨摹他們的法書時日一久，很容易就會轉化他們的修養為我們的修養。如此一來，人人不難作顏魯公，人人也都不難作朱夫子了。

結 語

綜上所述，不難明白傳統教化實為萬變所自出的常道。人事雖然多所變遷，立事不亂的方式不外公與誠；死生雖然是大變，存歿順寧的道理永遠不可變。所以說，學術儘管百轍千途，終須會歸於常道；而知慧不修煉到能見道，就不算是根本智。我們

果能隨順常道以起治化，那麼羣變萬端，必然不失其貞常了。要之，我們爲學當追究其源頭，窮理當探索其極致，求知當講求其會通，然後自能「立大本以宰百爲，體大常而御萬變」⁽⁸⁵⁾。

(85) 熊十力，前書，自序。